小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侦探小说

[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雷
杨永前译

凯尔泰斯·伊姆雷（Kertész Imre），匈牙利当代著名作家。1929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二战时，伊姆雷曾被囚禁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的暴行给少年伊姆雷的心灵深处留下极为深刻的烙印，对其日后的文学创作和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无形的命运》（1975）、《惨败》（1988）、《给未出生孩子的祈祷》（1990）、《英国旗》（1991）、《流亡话语》（2001）等。

一

下面这份手稿，是我的当事人安东尼奥·罗·马腾斯委托我公布的。马腾斯何许人也？呆会儿，你们可以从他本人的讲述中找到答案。我只想在前言中这么说，和他的知识水平比起来，他的写作才华令人惊叹。经验告诉我，每个人生命中一旦决定正视自己的命运，都会爆发出这种潜力。

我正式受到委托，成为他的辩护律师。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马腾斯对他参与数起谋杀案的指控，既不否认，也不辩解。据我的经验，在类似的案件中，被告的行为方式分两种：一种是在大量的物证和所应承担的责任面前，死不认账；另一种是痛苦的悔悟，其真正的动机则是残忍冷酷和自怜。马腾斯有别于这两种类型。他毫

无顾忌地、心甘情愿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漠然得就好像不是在陈述自已，而是在陈述别人干的什么事。他谈论着另外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马腾斯，似乎为了那个马腾斯的所作所为他甘愿承担所有的后果。我想，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玩世不恭的家伙。

有一天，他请我帮忙，动机令人吃惊。他让我去跟有关方面说说情，同意他在牢房里写东西。

“您想写什么？”我问他。

“写我所理解的一种逻辑。”他回答。

“现在？”我吃了一惊，“您在犯罪的过程中难道没理解吗？”

“不，”他回答说，“没有理解。那之前曾理解过一次。现在我又理解了一次。人在做事的过程中容易遗忘。不过，”他摆了摆手，“说这个你们也理解不了。”

其实，我理解的比他想象的更透彻。我只是感到惊讶：我从来没想过，马腾斯——曾经像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那样，放弃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所具备的全部判断力和观察力——现在又一次可以行动起来了，还要求有自己的权利。这就是说，他想陈述、分析自己的命运。这在我经历过的事中殊为罕见。我倒觉得，人人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做事，马腾斯也不例外。于是，为了实现他的愿望，我去找了有关方面。

请你们不要对他的表达方式感到奇怪。在马腾斯的眼中，这个世界就是一部现实化了的低级小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无非是伴随着恐怖故事的惟一编剧——或者毋宁说是编舞——那令人惊异的果断性和令人怀疑的合理性。但是——不是出于辩护，仅仅是为了真理——现在请允许我补充一句：这恐怖故事不是马腾斯一人描摹出来的，它是由现实写出来的。

最后，马腾斯把手稿交给了我。这里公布的内容完全是真实的。我没有对任何一处进行改动，甚至还迁就了某些语言表达上的缺陷。按理，这些缺陷本应该作无条件修改的。总之，我把他说的话都原原本本地保留着。

二

我想讲一个故事，一个简单的故事。你们看过后可能会说这个故事伤风败俗。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故事简单的特性。总之，我讲的是一个简单的伤风败俗的故事。

我叫马腾斯。对，就是那个安东尼奥·罗亚斯·马腾斯，现在正站在新制度下的法官面前，站在人民法官的面前——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现在，你们可以读到关于我足够多的东西——那些喧嚣的小报简直就想让整个拉丁美洲，甚至遥远的欧洲都知道我的名字。

我必须抓紧点儿，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故事根据的是萨里纳斯的档案材料：费德里戈·萨里纳斯和昂里克·萨里纳斯父子的档案材料。费德里戈曾经是一家遍布全国的连锁店老板，他的死当时震惊了所有的人。要知道，那时候要想出名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儿。萨里纳斯是起义领袖，可谁也不愿相信他是叛徒。后来发布处死他的公告，上校对此都有些后悔：无疑这会引起道德层面上的大影响，太大了，发布公告都是多余。但如若不发公告，我们就可能遭遇暗箱操作、违反法律的指控。无论怎么做，做这件事都是错。其实，上校早就看到这一点。我也是这么说的。然而，一名侦探官员的信念又能对事情的进展产生什么影响呢？

那时候，我还是调查局里的新手，初来乍到的。我是从警察局调过来的。原来也不是政治犯罪科里的人——那里面的人早早就到这边来了——我是从刑侦科调过来的。“你，马腾斯，”一天，我的上司说，“你有没有兴趣调过去？”我问：“去哪里？”毕竟我只是个警察，不是那种会揣摸人的人。他点了点头：“调到调查局里去。”我有些无从选择。搞搞刑侦工作我还行，但我对杀人犯、抢劫犯和妓女已经有些厌了，现在吹来一股新鲜的风。我听说有一两个人调动了工作。人们说，谁努力，未来就等着谁。“调查局要人，”我的

上司接着说：“我考虑了一下究竟推荐谁去好呢。马腾斯，你是个有才干的人，你在那里很快就会干出名堂来的。”上司补充说。

是的，我也差不多这么想。

我完成了培训课程，他们给我洗了脑。这远远不够。许多学来的东西只是留在脑子里，根本满足不了实践的需要——但他们太急于求成了。那时，所有事情都特别迫切。要创造秩序，要尽快巩固政权，要挽救祖国，要清算动荡——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压在我们的肩上。“这个将在实践中解决。”——当人们为某件事头痛时，总要这样说。如果说我学到了什么东西的话，就见鬼去吧。好在我对这工作还算有兴趣，况且薪水也不错。

我被分配到迪亚兹的小组（迪亚兹现在尚未缉拿归案）。小组里共有三个人：头儿迪亚兹（我可以向每个人保证，谁也永远别想找到他）、罗德里格斯（已经被判死刑：只判了一次，这个无耻之徒判他一百次死刑也不为过）和我，一个新来的小伙子。当然，助手、金钱、权力范围之大和技术上不受限制，这些都是一个普通警察想也不敢想的，更何况还要身历这一切。

不久就发生了萨里纳斯案件。发生得太早，太早。正是在我最头痛的节骨眼上。但既然发生了，就别无选择，想永远摆脱它也不太可能了。我想说的是，在我走之前……在他们送我走之前，我要在身后留下一些证据。别说这个了：现在我压根儿就不关心这个。我为此也随时作好了准备。我们这种职业是需要冒险的，一旦介入进去，就没有回头路可走——迪亚兹就习惯这么说了你们知道：通缉他也是白费力气）。

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梳理梳理我的记忆，我只感觉到回忆胜利之初的那几个月很艰难：艰难，并不只是因为萨里纳斯父子的缘故。哦，不管怎么说，胜利日距离我们有一段日子了，没错。啊，很久很久了，悬挂在街道上空的横幅标语垂在那里已经松弛了，上面的胜利口号被雨水打湿；旗帜已经褪色，街上的高音喇叭嘶哑地播放着进行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的，这就是每天早上我看到的情景。从我家到人人皆知的调查局所在地的古典式宫殿，我不知多少次穿越了这座城市。每天晚上，我从所有这些当中一无所获。不，每天晚上我只是发现自己头疼。

大约就在这时，我们遇到了许多不愉快的事儿。胜利的蜜月结束了：居民们变得紧张起来。上校也是如此。此外，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人正准备制造暗杀事件。我们必须阻止——最起码应该阻止，而且是不择手段地阻止：祖国和上校都要求我们这么做。

令人诅咒的紧张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整桩事情发生的原因。罗德里格斯开小差了，迪亚兹——永远冷静永远给人安慰的迪亚兹——没说一句有损他的话。实际上，到这时我才清楚，我到那里冒的是什么样的风险。我说过，我还是个新来的小伙子，迄今为止只是在那里混日子。我试着认清形势尽快进入新角色，以便完成该干的事情。我是个正直的警察，一直如此，我工作很认真。我当然知道，调查局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我认为，标准还是有的。然而却没有，我的头就开始痛了起来。

你们别以为我是在为自己辩解。对此我已经无所谓了。很简单，这就是真理：人们总以为自己是在自作聪明地利用某些事情达到目的，但事情过后就只想弄清楚，这些事情究竟把他们带到了什么鬼地方。

起初，这个罗德里格斯让我紧张，后来慢慢变成我狂热的认识对象。我想弄清他，理解他，就像…… 是的，也许就像萨里纳斯想弄清想理解自己的儿子那样。当然，方式不太一样，但都是怀着调查的热情。一天，我对他说：

“你，罗德里格斯。你为什么干这个？”

“干什么？”他问道。

“该死！”我温和地说，“还能有什么？……”

“啊，你说的是这个。”他说完，无声地笑了。

“听着！”我接着说道，“我们取缔、打击、镇压、审问——好

吧，这是我们的工作。但你为什么痛恨他们呢？”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轻轻松松地说。我不由一惊，差点儿把烟头咽了下去。我猜是那本书让他精神混乱的，他一直在研究那本书，现在我看见那本书就在他手上。你们能否相信，罗德里格斯懂英文？他应该懂的，因为这是一本英文书，美国出版的——一种猪猡走私货，谁知道他是怎样搞到手的：也许是在搜查住宅时没收的吧。扎眼的书名中我只认得一个字：“奥斯威辛”。尽管这不是个英文单词，只是一个地名。自然，人们大多听说过它：事情过去很久了，距离也很遥远，发生在灾难深重的欧洲东部的某个地方。见鬼，我实在搞不懂我们和它有什么关系，那本书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你这个畜生！’我说，“这么大的国家，真有的话要有几百几千犹太人呢 ?!”

“对我来说，”他说，“都一样。凡是另有图谋的人，都是犹太人。可他们十吗要另有图谋呢？！”听了他的话，我只能目瞪口呆。罗德里格斯有他的逻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人们一旦让他在这条逻辑之路上出发了，就永远不会停下来。“为什么？”他冲着我的脸吼叫着。“他们为什么要反抗？”

“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我试着去稳定他的情绪。我感到他的血压开始上升了。我对他有些厌倦。但“不管怎么说，我最终还是个警察、调查局的成员”，我对他真的有些害怕了。他的眼里冒着怒火。罗德里格斯长着一对豹眼。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们别把这当成是一种赞美。他的眼睛简直就是黄色的，瞳孔有些长，就像那种满身异味、专吃腐肉的猫的眼睛。

我试图缓解他的怒气，然而却是徒劳。

“他们为什么要反抗？！”他抓住我胸口处的衬衫，“我们剥夺他们的财产，除去他们的肮脏，教他们遵守秩序，我们不想让他们太丢我们的脸！”是的，他说：“我们不想让他们丢我们的脸。”我的嘴张得很大。“但他们并不想要秩序，”他依然揪着我的衬衣说，“他们还是在反抗。为什么？！……啊?! 为什么?!”

啊，对我来说这真是一道难解之题。真的，为什么呢？我不知道。现在我依然不知道。不知道。说心里话，我对这个问题也不太感兴趣。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动机，我只满足于知道世上有犯罪的人，有打击犯罪的人。我属于后者。在刑侦科知道这点就足够了。要是同投机倒把打交道的话，我可就惨了。当然，调查局的人里面情况有所不同。正如迪亚兹所说，这里面需要哲学，或者是有道德的世界观，正如培训班上所讲的。然而，我哪种也不具备。罗德里格斯的观点我不敢恭维，迪亚兹的观点我又没全弄明白。

或许迪亚兹本人也没怎么认真想过。他会觉得人们在这类事情上是不值得信任的。迪亚兹后来说的话有点儿令人吃惊，然而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严肃而又深思熟虑，幻想与他无缘。有一天，他正在翻阅没收来的资料，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宣传革命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他嘴角的一边叼着雪茄，另一边则挂着他那独一无二的微笑。

“愚蠢！”他突然整个手掌拍打着文件，“我只相信惟一真正的革命，这就是警察们的革命！”

“这是肯定的！”罗德里格斯大笑着说。

“愚蠢。”迪亚兹轻声对他说。他的话里其实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其他场合他也习惯这么说。现在他看起来是生气了，如果能从他身上看到点儿什么的话。

还有一次——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场合了——他突然说：“如果我们警察联合在一起的话，世界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对他说：

“我们就是联合在一起的，不是吗？”

“不只是我们国家的联合在一起，整个世界的都要联合在一起！”他继续唠叨着。

“你的意思是，’我问他；“在所有的国家吗？”

“没错。”迪亚兹说。他悠然地跷着二郎腿，坐在扶手椅里摇晃着他那有些粗短的上身，雪茄散发出的神秘烟雾笼罩着他那平滑而又油光发亮的脸。时间已是下午，我们正在休息，我感觉气氛还不

错。人们在这个时候总喜欢聊上几句，哪怕是跟自己的上司。

“你的意思是，敌对国家的警察也要联合？”我继续探问着。

他抬起自己的手指头：

“警察们，”他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是敌人。”不管这个下午多么美好，我都无法从他的嘴里再掏出更多的东西。

我最终还是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的思想。今天我更倾向于接受一个假设：他是的。人应该信仰一种东西，才有可能成为他那样卑鄙的人。不管怎么说，他经常谈到这一点。他说话从来不是完全认真的，他总是喜欢一语双关的方式，但我当警察也不是白当的，不会不理解他话里的涵义。

但是，这对我起不了多大的帮助作用。当时，有好多次我发觉我说话结巴，这是事实。有些时候，我说话时也掺进一些愚蠢的词汇，比如“那个什么”“总之”“我怎么说呢”等类似的词儿，其实我从来没有这种习惯，要是有的话该有多好啊！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警察说话结巴，尴尬中用手比划着，咕哝着半个单词。我很快改了这个习惯。在那个时候，我倒希望我仅仅是头痛。

那么，罗德里格斯从那本书里究竟学到了什么呢，他学的东西很快就表现了出来。有一个好天，他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个小雕塑。雕塑很小，大概有十到十五公分高，只有镇纸那么大。雕塑上的所有部件都清清楚楚，清楚而又准确。那以后，这个小雕塑就一直摆在罗德里格斯的桌上。很快，小雕塑的复制品做好了：可不是个小模型，而是和真人一般大，身高足有一米五。罗德里格斯让助手把它放置在隔壁办公室。这个助手是他自己从军士中找来的，他的选择没错。可以说：只要谁看到那张猴脸、就绝对不会再怀疑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另外，他就像鲨鱼一样默不作声，随时准备服务，如同一只驯化了的黑猩猩。他的军服衬衣的领口总是敞开着，袖子一直卷到胳膊肘上，胳膊上毛茸茸的。汗液、白酒和各种污垢使他身上散发着恶臭。那个房间成了他们的帝国。罗德里格斯称之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的雕塑室。”

我不愿意说这方面的事情，但无法回避。如果说我对此事感兴趣，那就见鬼了。我从来也没有感兴趣过。但现在他们一直盘问这件事。准确地说，是调查我的法官们。我连那间卑鄙房间的附近地方都不想靠近，但我的解释是白费功夫。“因此，”法官从审判台上冲我大声喊叫，“您声称，您不知道这个被称为雕塑室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家伙说。“我只是说，检察官先生，我没去过那个房间。”“那么，”他摆出一副获胜者的姿态，“证人奎因提埃罗斯声称他多次在这个被称为雕塑室的房间里看到过您，您对此有何话说？”哦，如果那位证人先生看到过的话，那也是显而易见的。真是一伙聪明透顶的人啊！我去没去过那个房间，现在对我来说还不就是一回事嘛。然而我要等什么呢：慷慨？他们还不错，起码同意让我在牢房里写写东西。这样的事可从来没有被允许过。这可是违反规定的。

简言之，我说过，罗德里格斯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个小雕塑。小雕塑是下面的一个雕塑家给他做的：我们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犯人，为什么就碰巧不会有个雕塑家呢？说他是雕塑家，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雕塑家，不过是个刻墓碑的师傅。他做得还不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他是用了木头和某种合成材料。雕塑由底座和底座上面两个叉形的支架组成。叉子托着一根木棍木棍从一个小木偶弯曲的膝盖和连在膝盖前的手腕中间穿过。说真的，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拼凑之物。迪亚兹不怀好意地看着。

“啊，这是什么东西？”他问道。

“这个？波凯尔秋千。”罗德里格斯充满爱意地说。

“波凯尔？”迪亚兹挑剔地问，“什么是波凯尔？”

“发明它的那个家伙的名字。”罗德里格斯解释道。他用食指弹了一下小木偶的头，小木偶朝这边翻了几个跟头，一会儿——木偶的动力减弱后——它只能在木棍上头朝下摇摆着。木偶的大腿、雕刻粗糙的屁股清晰可见，当然还有夹在中间的那个东西它是一个

男木偶，要是想夸罗德里格斯的话，就请这么说吧。“这个部位，”他在木偶上方划了一个圈，“变自由了。你可以和它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他抬头望着迪亚兹，咧开嘴笑了。我好像没有身临其境一样，挺幸运，不然的话，我肯定又要说话结巴了，对一个人来说，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要不，”罗德里格斯接着说，“你蹲到这里来，对着这个人，问问你想知道的事情。”

迪亚兹嘴里不知咕哝着什么。他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是他的习惯，思考问题，或者对什么东西不喜欢时，他都这样。罗德里格斯逃走的那一天，迪亚兹整个上午都在踱来踱去，踱得我最后头晕目眩。

后来，他的一条大腿搭在了罗德里格斯的桌子上。

“你这个究竟是什么玩意？”他以父亲般口吻问他，“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只要你按一下按钮，打开电源就能玩。现在，整个世界都在玩这样的玩具，又干净又清洁。这对你不是挺好的吗？”

不好，这对他不好。罗德里格斯不是机械化的信徒。

“它与人，”罗德里格斯说，“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它对你又意味着什么呢？”迪亚兹问道。

罗德里格斯不能说服他。他有自己的信念。他是受过教育的人，凡是他感兴趣的东西，他就一定要搞懂。“使用机械，”他说，“会带来很多麻烦。一切都机械化了，人们甚至可以给机器穿上白大褂，就像工程师、医生那样。这样间接的方式，恰似人们间接通过电话处理事务一样。当事人看不见，接电话的人在交谈过程中情绪很好。然而，”罗德里格斯说，“打电话的人所说的话对接电话人的心情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就是影响的奥秘。”

我说过，我不愿意谈这方面的事。当时我什么也没说。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只是新来的小伙子。哎呀，再说，我害怕结巴，害怕说那些已经没有意义的词汇。我只到那时才告诉迪亚兹我的看法，罗德里格斯已经出了房间去监督工作进展情况了。那边，工匠已经雕刻出了支架。

我说：

“猪猡！”

“说得对。”迪亚兹肯定地点了点头，点头间他愉快地让木偶旋转起来，“猪猡。老鼠。吸血虫。”

他沉默不语。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不语。那个可怜的木偶一动不动地垂在我们中间，头朝下。

“你，”他突然抬起眼睛看我，“害怕什么，小伙子？”迪亚兹看人时的目光让人不舒服，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安静，却什么也不让它们干。我的意思是，他不闭眼、不让眼睛闪烁光芒、不凝视，只会简单地看，而且让人感到不舒服。

“我？”我问，“谁说我害怕了。只是，那个……我们谈得有点儿远了吧。”

“远，远，”他不住地点头，“可我们谈的事情就在远处。”他补充说。

“当然，当然。”我这么说，“只是，啊……怎么说呢……总之，我其实在想，我们在这里是为法律服务的。”

“为权力，小男孩。”迪亚兹纠正了我的说法。我的头开始痛了起来。有趣的是，其实是迪亚兹使我头痛的，而不是罗德里格斯。

我对他说：

“我一直以为，二者是一致的。”

“啊，是的。”迪亚兹没有同我争论，“只是不允许忘记次序。”

我问：

“什么次序？”

“权力在先，然后才是法律。”迪亚兹说道，他的脸上挂着他那独一无二的笑容，他很安静。

我们就这么站着，当时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是逮捕昂里克·萨里纳斯呢，还是仅仅监视他以等待时机。

不。

我的脑海里，一系列事件慢慢纠缠、交织在一起：作为侦探，我手中保留着一部分侦察线索：审问记录；昂里克的日记；以口供不足为借口同他和年迈的老萨里纳斯，一个坚守到最后的狐狸的长篇对谈；他们之间在监狱中对话的录音；啊，最后还有我对所有这一切的种种不成熟的想法。这些想法让我心中混乱不堪，以至于我害怕自己说话会变得困难起来，就像刚开始时我猜想的那样。

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是打开了昂里克的档案材料。我们已经知道了有关他的一些情况。他是作为抽象材料出现在记录本里的。我们也知道，他迟早要亲自出场。我们不谈他——这方面没什么好谈的，我们只是知道些而已。我们耐心地等待着，不去想我们正在等待他这件事。我说过，那时我们有许多事，必须阻止 暗杀事件。他的案子是否碰巧属于正在阴谋中的暗杀事件的组成部分，或是属于别的什么案件，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码事。登记在案的人迟早会成为怀疑对象，这是不争的事实，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并且在牢房中写作一样，只是……我们不说这个了。我现在还没有形成最终看法，如果将来会有的话，他们也会留出一点时间给我。倘若不能留出更多的时间，至少应该留到上诉的时候。我知道这种事情是怎么回事。

总之，我们的资料库已经显示，昂里克迟早会干某种坏事。他的命运在我们这里已经决定了。然而，他自己还没有做出决定。他犹豫着，拖延着时间。他在街上徜徉，或者写日记；他开着两人座的“阿尔法·罗密欧”轿车兜风，寻找朋友，或者有兴致的话，同一只毛茸茸的小猫一起躺在被窝里睡觉。昂里克·萨里纳斯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他的长发、短髭和短短的胡须在我们眼中已经非常可疑。他沉思，跑来跑去，谈恋爱。他在家里呆的时间很少。玛丽娅则在窗边站立着，等着他。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能从萨里纳斯宫殿的十八层看到许多东西。从这里往外看，大弯道上车水马龙，蚂蚁般繁忙。然而，玛丽娅——玛丽娅·萨里纳斯，昂里克的母亲——那时候在窗边度过了她所有的时光。

萨里纳斯在那里找到了她，他从办公室回来后，跑遍了家里富丽堂皇的各个房间寻找玛丽娅。他一言不发地呆在她身后。

“我害怕。”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玛丽娅说。

“我们没有理由害怕，玛丽娅。”他回答道。他们都沉默不语。

“海尔南德兹失踪了。马尔迪诺被处决了。薇拉从家里被带走了。”玛丽娅列举着。她的身子转也没有转。

“我们和那些被带走的人不一样。”萨里纳斯搂着她的肩膀。

玛丽娅有点儿平静下来。萨里纳斯的臂膀中散发出某种力量。力量，优势和安全。萨里纳斯是狡猾的老狐狸，但你们别以为他有多老。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他五十岁，一定程度上说，这是最好的年龄。

“你看！”他又听到玛丽娅紧张的声音，“费德里戈，往那边看！”她指着街道。在那里可以看到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封闭的轿车，是我们科的轿车中的一辆。那时，我们在大弯道上突然有任务要执行。

“离开窗户，到这里来，玛丽娅！”萨里纳斯果断地说。

你们别以为这些谈话是我猜想出来的。我当然没在那儿，我怎么能在那儿呢？然而，他们到了我这里。我看见并听到了他们。我盯着他们，审问了他们。我负责记录他们的口供。这以后，这些谈话记录就开始引导我了。

我们也审讯了玛丽娅。我怎能不审讯她呢。这实际上是迪亚兹的主意。我表示反对，因为我不认为这有什么意义。迪亚兹却坚持要这么做，这样我才审讯了她。我审讯了一次，后来根据迪亚兹的要求，又审讯了几次。玛丽娅是个漂亮女人，苗条，衣着整洁而且优雅。她的头发是深色的，没有用染料，这是有原因的。她头上有几根闪亮的白发，这更增添了她的光彩。玛丽娅已经四十八岁了，但仍是那样的勾人魂魄，如果我撒谎的话，让我变成什么都行。多么美丽的眼睛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们，就像苍蝇粘在纸上。我已经感觉到，是她在审问我，而不是我在审问她。随后，我就在这双眼睛中觉察到了恐惧，即使我还不能平静，最起码这恢复了我们

之间的秩序。不，如果一位这样的妇人恐惧的话，那是会让别人也受到惊吓的。

我们不可能从她那里得到任何东西，这一点我们所有的人都清楚。我不喜欢没有意义的工作。我也把这个告诉了迪亚兹，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

我对他说：

“这样做没任何意义。我倒宁愿把这个妇人从案件中排除出去。”

“不可能，她会受到伤害的。”他点了点头。这时候，迪亚兹能变得很风趣。当时，我把这句话只看作是他的风趣。当然他也会用别的方式说话，我说过，我是新来的小伙子，我还不能对我们工作中所有的微妙之处了如指掌。玛丽娅·萨里纳斯必须活着，她才能够哀悼，才能够对我们的新闻进行诽谤。在这盘棋中，每个人都要扮演自己的角色，而这，就是她的角色。于是，我们关照她，就像是关照彩蛋一样。她参加了形式上的审讯，问题很客气，等待也很微妙。这些审讯就像一趟趟地跑诊所。每次审讯，都有厚厚的记录作证。这样的事情是重要的，我们对事情的处理具有毫无挑剔的合法性。

我和萨里纳斯已经可以像在家里那样交谈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可以把他的案子视为结案之后——我成功地赢得了他的信任。再后来，他也很高兴和我谈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时候，他可以回想起他曾经喜欢过的东西。通过回忆，他可以重温生命中的某些片段，也可以去玩味自己的厄运。只是我可能已经忘记了，我究竟是谁——因为案子已经了结了，我作为忠实的证人在听他说话，就像虔诚的学徒一样。

其实，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谈论什么，甚至比我自己身历其中知道得还要清楚。

“费德里戈……这还会持续多长时间？……”玛丽娅问。

“可以在名称中找到答案：紧急状态嘛。”萨里纳斯说。他已经有点儿厌倦了这件事。他已经说了一百遍，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再

说一百遍。他点燃了香烟。萨里纳斯吸着带香味的香烟，他不管买什么都喜欢好牌子。他能允许自己这么做。

“因此，不会太久。”玛丽娅继续追问。她没有得到答案。“不会太久。”她催促萨里纳斯，“是吧，费德里戈，不会太久？”

“是的。”萨里纳斯安慰她。“这种事总是这样的，我可以说出无数例子来。他们来了，又走了。越坏，越快。”他停了一下。“只是我们必须生存下去。”然后他说，“我们有的是机会，玛丽娅。”他微笑着补充说。

在家里使用的这样的台词很不错，萨里纳斯已经把每个细节都仔细琢磨过了。

玛丽娅也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不介入任何一方。”说这话的时候，她好像是在祷告一样。

“说得对，”萨里纳斯毫不动摇地点了一下头，“站在追捕者和被追捕者之外。”

“这么简单，费德里戈？”玛丽娅问道。问题太突然，有些不符合游戏规则。萨里纳斯怀疑地迅速瞥了一眼妻子。他需要时间考虑。

“不。”他小心翼翼地说，“很显然，范围是越来越大了。”

“就像旋涡一样。”玛丽娅说。

“如果你喜欢那样说的话。”萨里纳斯优雅地赞同了她的说法。

他等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玛丽娅对这个比喻很满意。萨里纳斯平静下来。“一切都取决于时间。”他说。

“时间则取决于速度。”玛丽娅说。

“当然。”萨里纳斯点了一下头。他们又一次克服了困难，回归平静。现在，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如此表演一番。令人棘手的游戏，需要注意规则。

“我要窒息了！”玛丽娅突然说。

“不，只是有点喘不过气来而已，”萨里纳斯想使她高兴一点，“就像我一样，就像每个人一样。”他突然紧张起来。现在真的是紧

张了。“别看你的表了，”他对妻子说，“他会回来的。”

此后，他们一言不发，分别坐在两张扶手椅里。萨里纳斯吐着带有香味的烟圈。他伸出长长的、肌肉发达的双腿，黑色的漆皮鞋在黄昏的微光中忽闪了一下。他解开高级西装的纽扣，松动了一下时髦的领带。

玛丽娅直着腰坐着，双手一动不动地放在大腿上。

他们等着。两个人都在等着昂里克。我们已经把昂里克记录在案，他们惶恐地盼望着他回来，就像盼望他们的命运一样。

昂里克的日记放在我面前。我正在翻着。那些难懂之处我早已进行了译解，我熟悉它们的页码。日记是搜查住宅时没收的，昂里克死后我买了下来。我把它随身带到了这里。他们也没有特别为难我。我告诉他们想写回忆录，需要笔记本。他们按规定检查了一遍，就交给了我。真的，我的情况还不错，没什么可抱怨的。老实说，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要求几乎不被理睬——那些制定规章制度的人，绝顶聪明，习惯如此起草。我对他们说，那是我的日记。某种程度上我也没撒谎：它的确是我买下来的。

它和我在一起是件好事。我买下它是件聪明的事。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引导我买下了它。我没费力气就搞到了手，我当时觉得，这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做到的。它应该在我这里。于是，我从我们资料库的负责人手里买下了它。他掌管着保存在这里的各种材料，和我的关系也不错。我们很容易就达成了协议。我知道他的弱点，偶尔也能帮上他的忙。

由于海关间的习惯性争议和硬通货方面的考虑，有些品牌的酒那时奇缺。我们每个人肯定都还记得那些干旱的月份。他没有要许多，买昂里克的日记其实我可以给他五倍的价钱。幸运的是，他不知道这个行情。后来，他对日记本去向的记录做了必要的修正。

你们吃惊吧？为什么？我知道比这更奇特的故事，一旦讲起来我就会收不住尾。我们这里发生了许多事情。调查局里也是人在工作。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如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